

君庇亟美喇嘛（歐陽無畏教授）之佛學生涯與貢獻

林崇安

（《法光雜誌》第 28 期，p.3，1992.01）

一、前言

君庇亟美喇嘛（歐陽無畏尊者，名鷲，1913-1991），江西興國人，生於民國 2 年 9 月 10 日，卒於 80 年 10 月 10 日，享年 79。喇嘛一生之佛學思想，肇基於西藏格魯派寺院，故今先述其早歲赴藏學法之歷程。

二、初次入藏學法經過

西藏拉薩之哲邦寺、色拉寺及甘丹寺，係格魯派最富盛名之三大寺，後藏之札什倫布寺次之。此中以哲邦寺之規模最大，僧侶多達七千七百，人才濟濟。民國 23 年，君庇亟美喇嘛初次入藏，即於哲邦寺之果莽學院出家（23 年 9 月祝髮為沙彌，法號君庇亟美，或譯作群配寂默、羣丕寂默），依止一位學問淵博之頭等格西（蒙籍、俗姓常，法名袞曲丹增）學習辯經，由於喇嘛天資穎慧，於數年內即學畢《集課》、《宗義》及《現觀莊嚴論》等佛學要典，並屢次代表哲邦寺與另外二大寺之僧侶辯論經義，經常凱旋而歸。民國 26 年夏天，喇嘛二十五歲時，利用寺中經課稍鬆之暇，經後藏赴尼泊爾探遊，完成《藏尼遊記》一書。書中述及：於後藏班禪之祕書長住處，遇一札什倫布寺之頭等格西（其名為旺堆），提出《現觀莊嚴論》疏序中之「大乘兩儀」與「慈氏」兩段經文相質詢，雙方舌劍唇槍，各不相讓，祕書長（王樂階，為藏人）顧而大樂，嘆其將來必定作大喇嘛。

三大寺之慣例，每年冬天派優秀之僧侶至「綠寺」辯論《釋量論》，喇嘛年年皆去。28 年冬，曾於綠寺以二十夜讀《釋量論釋》（賈曹著）而不寐，日則辯經，其勤奮至此。

29 年冬，喇嘛返回重慶時，已學畢格魯派之《現觀莊嚴論》、《入中論》及《釋量論》等要典。

三、重入西藏學法經過

民國 37 年，喇嘛由青海再次入藏，翌年三月十八日抵拉薩（回到哲邦寺之果莽學院後，於 38 年 8 月 15 日受比丘戒），繼續專心研習格魯派之《俱舍論》及《律經》，對佛學名相、戒律之戒理及微細之取捨處，深入鑽研，複習五部大論。民國 40 年春，寺院之堪布呈報喇嘛為「拉然巴補位」（拉然巴，俗稱頭等格西），於一年後可得正式拉然巴學位，然不久戰事進逼，喇嘛衡量時局，毅然啟程赴印（40 年 4 月 16 日離拉薩，5 月 9 日抵印度葛倫堡），途中詠詩感懷：

祝髮皈世尊，期修淨識根，廿年勤律護，五論通玄元。
雄辯經壇震，微名雪國存，乖愆撻世網，物色跡禪門。
避禍身遑走，無辭心愧捫，闍黎召試至，抖擻駕行奔。
寺刹榮稱日，關山黯淡魂，歉歎回首望，梵闕辜師恩。

四、喇嘛之佛學思想

喇嘛幼年，文思敏捷，過目成誦；中學時期，勤習數、理、英、化；大學時期，深入政經文化；在藏期間，縱橫佛學奧義；一生歷經國難，痛民生之苦厄，悲神州之動盪，故其胸懷，非囿於一隅，始終放眼四海，洞燭機先。其佛學思想，博大精深，難窺其涯，今略述一斑：

（1）強調中觀正見

喇嘛以為輪迴之根本在於無明，欲去除無明非掌握中觀正見不可，欲掌握中觀正見，則當依次掌握「婆沙宗」、「經量部」、「唯識宗」及「中觀宗」之中觀正見，經由層層深入，最後立足於佛護、月稱、宗喀巴大士之中觀正見，方是無明之根本對治。故其教學，注重《宗義》之宗派思想，強調判清各派之境、行、果；在見解上，對勝義諦及世俗諦之義相，詳加抉擇。依據月稱之《入中論》，讚歎宗喀巴大士將此論之「補特伽羅無我」及「法無我」闡述清晰，使後學者真正掌握中觀正見。

(2) 強調修行次第

喇嘛以為修行當依次由「資糧道」、「加行道」、「見道」、「修道」，以達到「究竟道」，故對資糧未具而盲修瞎練者，痛加針眨。強調四諦十六行相之「無常觀」若未能先得，就不足以證得其後之「無我」等。對《現觀莊嚴論》之廣大現觀次第，甚表贊許，以為菩薩必須如是從多方面以探索空性，並配以廣行，方是菩薩（故喇嘛常自稱自己非菩薩也）。

(3) 痛斥怪力亂神

喇嘛對好講怪力亂神者，輒予痛斥。蓋談神說鬼，不外妖言惑眾，障礙解脫。一切皆如幻如化，不須搬弄也。

(4) 重視佛學源流

喇嘛以為治學要清其源流，故對佛學之研究，重視歷史淵源，其教學乃兼及《印度佛教史》、《西藏政教史》、《青史》等西藏史學著作。於佛學術語，則重視其梵文原義，故其於西藏與印度時，曾痛下工夫學習梵文及文法，謂此有助於詞義之詮釋，義理之澄清。

(5) 重視因明運用

喇嘛常稱讚西藏之辯經方式，利用因明論式，層層深入義理，先熟習佛學名詞之義相與類別，而後提出宗、因以質詢。此種運用因明以治學之方式，幸存於西藏寺院中，實當早日移植內地。惜屢以因緣不具，未克達成。喇嘛對因明（量論）之看法，主張「有所為而為之態度」，於其著作《陳那以後之量論》一文中，謂：

量論家(即因明家)皆許一切法以自相存在，故可證以義相，於諸大小粗細之名相，不畏煩難，一一予以言證，富有實事求是之科學精神。諍辯之時，先則大肆詰難，次陳「破式」，而後安立論式，設機待悟，令敵方自生比量。此種過程，嚴肅確實。經由立量使敵方了悟，此即量論之「有所為而為之態度」。此種學風，

由因明大師陳那下傳，今日拉薩三大寺猶存其餘衍。

喇嘛親臨其境，親霑法益，知因明之重要，故對內地未重視因明論式之運用，深表可惜。

（6）重視戒律奉持

喇嘛於西藏學畢「說一切有部」之《律經》，對聲聞戒條之取捨微細處，經由辯論而明白；大乘之菩薩律儀，經由宗喀巴大士之論著而掌握，故其出家生涯中，時時維護戒律之扼要以行化。常稱讚格魯派寺院之僧眾，於外似粗獷，而實皆戒律嚴守，故能教法常存。

（7）兼顧真俗二諦

喇嘛以為出家眾雖與世無爭，但須明辨是非。於探討佛教真諦時，必須引經據典，有所依準，但仍須了解佛學只是印度文化之一支，不可拘泥不化。以因明辨析佛教教理，最易深入，但亦不可落入理窟而不克自拔。學佛固然要身體力行，但亦不可陷入神祕主義而排斥理性。此等皆喇嘛之常常諄諄告誡者。

綜觀喇嘛之佛學思想，立足於平易踏實，不尚神異，不求近功，捐棄好高騖遠，以實事求是之精神，經由聞思，以因明之辨析，深入佛法大海；而後，處大眾中，潛移默化，指引群迷。

五、喇嘛之佛學貢獻

由於喇嘛之博學多聞，其於邊疆史地及文化之貢獻至鉅，今僅就其對台灣佛學之貢獻，略述一二。

1. 西藏動亂時，喇嘛知道佛教必遭摧殘，故來台後，即先整理因明之論典與思想，完成《陳那以後之量論》及《後期量論一瞥》二論文，使島內學者初次了解西藏佛學所運用之因明論式，以及陳那以後因明之發展及法稱之貢獻，並對西藏寺院之對辯過程有所認識。另一篇《西藏之喇嘛教》則陳述西藏佛教在「甚深見」與「廣行」二方面之相關經典，用以排除一般民眾對喇嘛教之曲解。

2. 自民國 64 年起至 80 年入滅止，喇嘛於其住處，依據藏文原典，

傳授一系列之西藏佛學，依次為《正理啟門集課》、《宗義》、《現觀莊嚴論》、《入中論》、《釋量論》，並兼及《印度佛教史》、《梵文文法》等多種教材，其教學不受束脩，不設門檻，有教無類。十六年來，春風化雨，延續釋尊之正法於不墜，今日台灣西藏佛學之研究能不落於大陸之後，皆喇嘛之力也。

六、結語

昔玄奘大師，處唐盛世，遠赴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，辯折外道；於曲女城宣示《制惡見論》，十八日無一人敢發論難。今喇嘛身逢國難，赴西藏佛教最高學府哲邦寺，舌戰邊地，揚威雪域，較諸玄奘，毫不遜色。玄奘大師幸得貞觀之助，而有千秋之譯業；喇嘛則憑一己之力，廣播藏學之種子，其收成則有待來者之努力乎。

（註：文中之日期等已作補正）